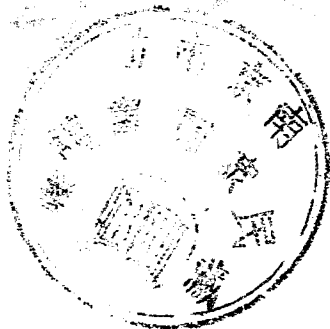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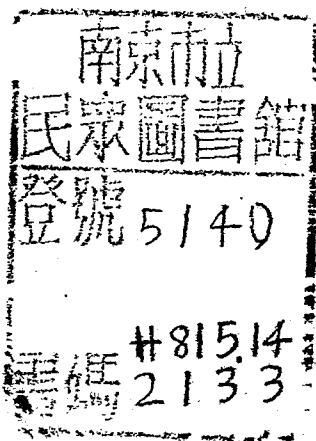
殺嬰

何心著



殺嬰

何心著



作家叢書之一

中國作家聯誼會發行

●每冊售國幣五角●

自序

事變後的上海，有人名之謂孤島，但我却並不覺得，因為我們在上海，本來很少離開；而在上海，有親戚來往，有朋友來往，一些不覺得寂寞。可是自從來到了南京，南京對我們真陌生，沒有親戚，很少朋友，尤其是南京的城那麼遼闊，馬路又那麼不平，少有人來往，住在荒涼的一角，真像飄流到了孤島上一般。

沒有幾間不中不西的平屋，前面那麼大的園子，許許多多的樹，有已經填平了的防空壕，有已經拆去了涼亭的小土山；後面，一個圓圓的池子，週圍有不少的楊柳和雜樹，喜鵲，鷓鴣，八哥，老鷹等很多種的飛禽，築了不少的巢，一天到晚的飛鳴，池子裏沒有養魚，儘多着青蛙，整夜叫個不絕。這情形，簡直會令人不相信是在一個現代都市的城裏的，說牠清幽吧？但住久了只

覺得荒涼，只覺得寂寞。

從初夏到深秋，經過了嚴冬，又是春天了，蹉跎着，蹉跎着。

寂寞是會得使人沉思的，爲了沉思，便時常想提起筆來寫寫東西，但結果也並沒有寫下多少；而且這並不多的東西，自己覺得很幼稚，僅僅是些雕虫小技的文藝習作而已，本來大可藏拙；不過，又是初夏了，樹綠，鳥鳴，蛙叫，告訴了我來到南京，匆匆地已經一年，正逢中國作家聯誼會要出版小叢書，所以把牠編印起來，在我自己，也可做個紀念。

這個小冊子裏上卷十二篇東西，都是近幾個月來絡續寫了已經發表過的；至于下卷三篇東西，那是幾年前寫的，也會在上海和南京的雜誌上發表過的，以前寫的東西，僅這三篇還存留在行篋中，敝帚自珍，以免再散失起見，也附印了上去。

感謝漫畫家馬午先生爲本書設計封面。

何心，三〇年五月二十日。

殺 嬰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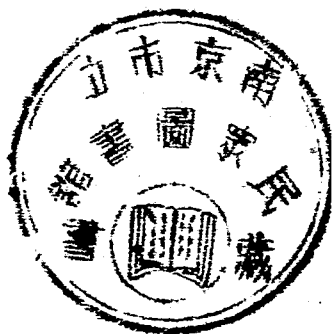
自序.....	何心
---------	----

◀上卷▶

妃媽.....	1
她後悔了	5
咖啡茶	9
殺嬰.....	15
永興媽	19
小六子	22
小牛.....	25
鑽戒.....	29
分野.....	33
損失.....	36
愛玲.....	39
麗娜.....	44

◀下卷▶

燃着了	49
奇蹟.....	55
旱.....	72



奶 媽

孩子從醫院裏帶回來已有多天，奶媽也來過二個，都沒有成功，我心裏有些焦急。

這是第三個由荅頭店裏介紹來的奶媽了，她瘦瘦的，人很長，奶還不算少，只是有些氣喘。

『留下試試吧！』那介紹的人向我說。我點點頭，覺得用奶媽是很爲難的一件事，爲了孩子三頭二天換奶媽恐怕要受影響，所以我想能够將就還是將就些吧。

到了晚上，奶媽氣喘得非常厲害，看他有些坐立不安的樣子，抱着小孩，似乎恨不得馬上放下來，可是礙着我們，又怕小孩子哭，所以強忍着抱着，一壁哄小孩，一壁氣喘。

『你這是病吧？』

過了好一會兒，她的氣喘沒有停住，我便忍不住地

問。

『太太！不是病，是我多走了路的緣故。』她說。

『多走了什麼路呢？』我問。

『前天從江北跑到南京，今天又從鼓樓跑到這裏，跑的路太多了。太太！過一兩天就會好的。』她訴說着。

『哦！』我以爲她的話是真的，除了暗地裏同情她以外，還有什麼說的。

過了一天，荐頭店裏人來問合式不合式？如果要的，便講工資，還要預借二個月工資。

『你看怎樣？』我問孩子的爸。

『氣喘沒有多大關係，只要不是毛病，也便將就些吧。』他說。

『孩子多換奶是不好的。』我說着便和她們講工資，結果講定每月工資十四元，預借了一個半月。

第二天，奶媽的氣喘似乎隔外厲害了，看她走路也懶得移動腳步，我有些不相信是她多跑了路的緣故，便向她盤問，後來她不得已的說出來了。

『太太！我這病，還是生前一個小孩時患的，因爲生下了小孩，不得休息，沒多天便到遠處挑水吃，家裏又沒有人照顧，所以生了這病，後來乏力了便要發這病，可是一兩天也就好了。』

『你的丈夫不能體恤你住月子麼？』我聽她說家裏沒有人照顧，便隨便問她。

『他，他那裏有時間來體恤我，他是整天忙着不得

空間的。』看她說話時的樣子有些哀怨。

『沒有找個醫生看過麼？』我接着問：

『哪有錢看病！太太！聽人家說，這個病只要吃些桂圓便會好的。』

我記着她的話，第二天在街上順便買了些桂圓給她吃，她接着，表示非常的感謝。

她的氣喘似乎停止了，我非常的高興，可是隔了三天，又喘起來了，孩子的爸疑心她是有癆病的，我並不能肯定，但我心裏有些着急，如果她真是有癆病的，那太危險，癆病是會得傳染的吧？我便關照一個常差的，第二天領她到我們熟悉的一個醫生那裏去診察。

經醫生診察的結果，知道這是她產後的病，不但不容易醫治，而且是要影響小孩的，於是我們決定把她辭掉。

『太太！你做做好事吧！你把我留下，我出去是找不到飯喫的，食糧這麼貴，丈夫在鄉下連自己養不活，眼見得大家要餓死了，我才忍心拋了自己的孩子趕到南京來，我在這裏能安安地有飯喫，我的病不久就會好的，你可憐可憐我吧！』

她說着，掉下眼淚來，她還訴說着鄉下的窮苦情形，我也被感動得幾乎流眼淚，但是我爲孩子，決不能再把她留下，然而在通知荍頭店裏來把她領回去以前，恐怕她對孩子不利，我還得用話安慰她。

當荍頭店裏的原介紹人領了另一個奶媽來時，她知道事情是無可挽回了，她不禁眼淚像斷了線串的珠子般

掉下來，她擔心着預借的工資已經寄回到鄉下去，沒法來歸還，但她更着急的是此地出去將到那裏去找飯吃呢？這裏既不能留下，別人家會能用她麼；她不停的哀泣着，好久，不得不走了，她擒着淚，感謝我並不追索她預借的工資，依依的走出去。

我拍着孩子，望着她寸步難移似的背影，我並不爲了她預借工資不還，和耽誤了孩子幾天奶，或者甚至已經影響了孩子的健康而懷恨她，我只覺得她可憐，同情着她未來的命運！

她後悔了

『張媽！你願意在我們這裏做下去嗎？』

『太太！怎麼不願意呢？我在家裏，連黑麵也吃不飽，在這裏，又是大白米的飯，還有很好的菜。』

『你家裏有多少人？』

『連我那小孩，一共五個，婆婆，小姑，還有我的男人，婆婆年紀大了，小姑天天出去打打柴也變不來多少錢，全靠我男人拉車過活，米糧貴得嚇人，所以我們不够吃。』

張媽是我們第四個由荳頭店裏介紹來試用的奶媽，以前三個都沒有成功，爲了小孩子多換奶媽不好，看張媽也相當老實，雖然人矮小些，奶水倒還相當多，所以想探探她家庭的情形，以便決定下來。

『你出來帶奶以後，你的小孩子怎麼辦呢？』

『暫時由我小姑招呼，如果我生意決定了，批過賬，預備貼奶給人家代養。』

『你的小孩子恐怕不止四個月了？你的奶將來要不够我們的孩子吃吧？』

『不騙你的，太太，我那孩子真只有四個月多幾天，我的奶不少，所以吃得很白胖，你們小寶寶將來也一定够吃的。』

『你放心得下你的孩子叫別人去養嗎？』

『放心的。』她略略頓了頓說：『我的男人賺錢不够我們吃，所以我出來帶奶，既可省了一個人吃的，還可賺些錢拿回去。』

『只要你好好的在我們這裏，把小寶寶喂得胖胖的，我們多給你些錢也可以。』

『謝謝太太的好意，太太把我留下來，我一定好好地帶小寶寶的。』

『你希望出來一個月賺多少錢呢？』我看她有意思做下去，索性先和她試商一下工資。

『想要十五塊錢一月。』她有些不好意思的說。

『十五元？沒有這樣多的吧？』我知道她們是有討價的，便也索性還價的說：『外邊普通一個月只有七八元，要是你奶多，那我們給你十元一個月行麼？』

『太太！你們有錢的不在乎，多給我們幾元一月，在你們是看不出來的，而我們那要好得多了。』她滿帶着笑容的說着。

有錢，我們也那裏有錢，在這種高漲不已的生活程

度之下，未來的生活也該放慮的；我們也曾打算過，僱一個奶媽，一個月須得供給她四五十元，但爲了孩子，也只能供給，不過，如果真的孩子她能帶的好，我們情願從別方面省下幾塊錢下來給她也未始不可，所以我便接着說：

『只要你帶好我們的孩子，再加你幾元也可以。』

講工資，照例是要到第三天由荐頭店裏的介紹人來居間講定的，所以我們沒有再講下去，但想這次的話，談過以後，大約可以決定下來了，我很引以自慰。

第三天午飯吃過了不久，荐頭店裏的介紹人帶着張媽的丈夫抱着小孩來了，張媽很高興，以爲今天可以決定她的工作了，三方面便開始討論每個月的工資要多少，正在討論的時候，張媽要去看看她的丈夫抱着她自己的孩子，於是把我們的小孩子交給我們另一個女傭抱了，她走到外面從她丈夫的手中接過她自己的孩子來，那孩子，也似乎認得她的媽了，見了媽，便哭起來，掙着要吃奶，張媽便立即解開衣襟去喂她，她服服貼貼的睡在張媽懷裏吃着奶，兩只小眼望着張媽的臉，忽然，張媽扯着她的丈夫到一邊去。

不知說了些什麼話，張媽受了冤屈呢？還是爲了別的事，張媽哭泣起來了，她的丈夫在一旁勸她，荐頭店裏的人等了一回不耐煩了，便過去問他們，原來她看見了自己的小孩，心疼了，放心不下，不願意出來做奶媽了，決意要回去。

『你回去有什麼吃的，小孩子給人家養不是一樣會

大的麼？』她的丈夫說。

『不，我要回去，我要自己的孩子！……』張媽的哭泣沒有停止。

『你爭些錢回去養小孩子不是一樣的麼？而且把餘錢還能貼補家用。』荅頭店裏的人在旁慫恿。

『真的，你要回去，難道願意大家挨餓嗎？』她的丈夫接着說。

『我要回去，我要我的孩子，我餓死也願意！』張媽流着淚堅決的說。

事情是突然僵了，張媽決意要回去，她的丈夫爲了生活的壓迫而哀求她沒有用，荅頭店裏的人爲她解說也沒有用。人都是愛自己的兒女的，我們看了這情形，知道隔天的談話，她後悔了，覺得勉強把她留下來也是不可能的，也就索性勸她回去。

我們的孩子，只能再換一個奶媽了，我望着張媽疼愛的抱着她自己的孩子走遠去的背影，不禁嘆了一聲：『叫人丟了自己的孩子而去僱帶別人家的孩子，確是一件殘忍的事呀！』

咖啡茶

『在理，我是不應該再向你開口的，但實在是不得已。』

『那倒不是應該不應該的問題，因為我的情形你也知道的。』

『老兄的爲難我也知道，不過，我是失業了這麼久，實在一籌莫展了。』

『哦！總得想個辦法才是。』

俊生對於正之的失業，是一向關心的，他也曾爲他留心找機會，可是生活程度日高不已的現在，大小的事情都是你搶我奪，何況沒有私人的關係，休想能找事，所以到現在已經好幾個月，雖然中間有過二次的機會，結果因爲沒有直接的關係都給人家搶了去，他歷次的周濟，雖然爲數不多，可是一個月也只賺幾十塊錢，已經

不是容易的事了；俊生的對待朋友，也可算得難能的了。

『我也何嘗不想辦法，但有什麼辦法可想呢？』

『哦！』

俊生若有所思的。

『我想就是找不到拿筆桿的事，就是去找個當差的事，可是也沒法找到呀！』

正之想到自己的遭遇，前途的渺茫，幾乎要哭出來了。

『我這裏一共祇有八塊多錢，你先拿五塊去吧！』

俊生掏出皮夾子來，一面檢點錢，一面說：

『我是一個人，不比你是有家眷的，還容易接過去。』

『謝謝你的好意。』

正之很慚愧的伸手去接了。他離開了俊生出來，在路上，他想，他所認識的人，都是爲難過日子的，但都已被自己借到了，尤其俊生，對他不可算不厚，然而，他也只是一個位卑職小的小職員而已，心餘力拙，代他設法實在是件爲難的事。

爲了生活，儘卑鄙的去屈膝求人吧！正之也曾想過，但向什麼人去屈膝呢？他所認識的人，都是沒有什麼權力的，有權力的，沒有特殊的關係，哀求也是徒然的，何況沒有熟識的人。

想到妻，妻子也是一個可憐虫，她照顧了一個孩子，家裏粗細的事都由她去做，她沒有怨恨，而且替人家

洗洗衣服，換幾個錢，但時常收不到衣服。孩子，也是命苦的，足足五歲了，談不上上學，連衣服也穿不暖，還跟着挨餓。

借是借遍了，當也當光了，尋職業沒有希望，但日子必得一天一天過的，正之想到未來，真是痛心，有了勞力出賣也沒有地方，他想除了死，是沒有第二條路可走的了，但他死了，妻子和孩子他們能活下去嗎？他們有什麼法子可以活下去呢？

五塊錢，正之一手緊緊的抓着俊生借給他的五塊錢，他想這不容易得來的五塊錢，只能買半斗米，只買米別的不用了麼？油，鹽，柴火在那裏？就是全買米，也不過吃三天，三天以後怎樣呢？

在錢上，正之的思潮好比被毒蛇咬住了，他有些迷惘，有些昏沉，順着脚步，走過綢緞店，走過米糧店，走過糖菓店，走過戒烟所，走過……走過大街，到僻陋的小巷，正之到了家。

『你回來啦！』

正之的妻，今天收到了幾件衣服，正忙着洗，看見正之回來，招呼他。

『嗯！回來了！』正之夫看，揚起手：『米，你拿去煮粥吧！』

『哦！』兩天沒有米吃了，正之的妻見了米，也笑着站起來去接：『你那裏想法來的？』

『還是俊生那裏借的錢。』

『俊生這個人對人真好呀！』

『爸！我肚子餓呀！』他們說着，阿銀走過來去扶着正之的腿喊。

『阿銀！爸買米回來了，回頭娘煮好粥給你吃。』

阿銀聽了他媽的話，笑着，去牽他媽的手，跳呀跳的跟着媽進去。

粥煮好後，三個人快快活活的大家吃了一個飽。吃過後，正之的妻到門外洗衣去了。

『阿銀！爸還有咖啡茶給你吃哩！你不是好久沒有吃了嗎？』

正之說着，端了一碗交給阿銀，阿銀真高興，想不到今天吃飽了粥，還有咖啡茶喝，好久不喝了，他很高興的接過去，很快的幾口便喝了。

正之，看着阿銀喝下去，他呆住了，他好比犯了大罪待審的囚徒，他想哭，但哭不出來，他想說，也說不出來，好像在壯嚴的法官面前，等待着宣判一般的呆住了。

不多回兒，阿銀嚷起肚子痛來了，痛得一陣緊一陣，他忍不住了，叫起來，他媽驚着跑進來，看她心愛的兒子痛得滾在地上，她問他，他痛得哭得都是淚，她惶恐，手足無措，這突然的事，使她想不到不知爲的什麼，她看正之，正之却拿着碗呆在一旁。

『他爲什麼哭，吃了什麼呀？』

『咖啡茶！』正之的聲音很低。

『什麼咖啡茶？咖啡茶吃了怎會肚子痛，痛得這麼厲害呢？』她一壁問着，一壁抱起她心愛的兒子，替他

在肚子上撫摩，但有什麼用呢？孩子的手足亂抓亂跳，他簡直像痛得瘋了。

『呀！』正之突然高叫了一聲，痛哭起來，眼淚像潮水一般的湧出來，他跪向孩子的身邊，去抱他，吻他：『我的兒子呀！我的心肝！』哭着喊着，兩個人的眼淚都混在一起了。

正之的妻，被這突訖的事也弄昏了，她停了一回去追問正之，正之只是哭喊着不答，經她再三的追問，他才帶泪帶哭的說：

『完了！完了！他吃了鴉片烟湯了！』

『什麼？』她高喊起來，『不是你才說他吃了咖啡茶麼？』

『咖啡茶！呀！那裏來的咖啡茶，是鴉片茶呀！』

『呀！』她也不禁痛哭了！

正之經她妻子的一哭，他反鎮靜起來，不多回兒，他停止了哭，向她的妻子說：

『我是仔細的想過，有什麼辦法呢？有了勞力也沒有法出賣，借是借遍了，當是當光了，過了今天，也活不了明天，除了死，有什麼第二條可走的路呢？』

『孩子，你不是要毒死孩子麼？你這樣的忍心！』

『不，我不是毒害我心愛的兒子，我是替他解除痛苦呀。』

『孩子死了，我們怎麼辦？』

『我們，我們除了死也有什麼辦法呢？』頓了頓：『不毒死，多捱幾天，還不是一樣的餓死？』

『死！』正之的妻也反而鎮靜起來了。

『除了死還有什麼辦法？』正之說着，站起來，去端出另外兩大碗鴉片湯，『我是決心的了，你……你……隨你的便吧！』正之把一碗端起來喝，她下意識的馬上過去奪，但已經來不及。

『哈哈！』正之喝完了大笑起來，他去抱他的孩子；『我的寶貝，不要哭，爸爸也隨你來了！爸爸永遠愛你的，不讓你寂寞，爸爸一定來伴你，我的心肝呀！忍耐些！一刻兒便不覺得痛了！我的……呀！痛！』正之瘋了，他大聲的說着，說着，哀痛的咆哮着，一會兒，他自己也覺得痛起來了。

正之的妻，看着這情形，眼淚不停的淌着，看看痛得已經沒力的孩子，看看正在忍痛的丈夫，她知道這慘劇是已經無可挽回，她心一橫，也走過去，端起那碗來，眼淚淌下去，淌在碗裏很快的混和了，她，她很快的一口氣喝下去，回過頭，笑着看正之，正之雖然痛得難過，也給了她一個回笑！

殺 嬰

仲春的天氣，還是這麼冷，夜還沒有深，這僻靜的街道上已經沒有了行人，淒清。

炳生攜着一小包米，走在這寂寞的街上，他的衣服很單薄襤褸，使他感到了冷意，他想，拉車雖是很吃力，但一流汗便覺得熱了，窮人是應該吃苦的，不吃苦便要覺得冷了。

冷，又激起了他肚子的飢餓，他覺得飢餓比冷更使他難受，東西這麼貴，四毛錢大餅沒一點兒，吃下去，跑不上三里路又覺得餓了，但他不能再多買些吃，只能忍受着，他知道一天碰巧拉得滿三元錢，去了車租一元，自己吃了一元，還只剩一元可以給妻子和孩子買東西吃，這樣，將就把日子挨過去，如果自己要吃飽，妻和

孩子便得餓肚子，妻子孩子要吃飽，他自己便得挨餓，所以只好大家將就些；今天，他是僥倖的拉滿了四元錢，能多買了一升米拿回去。

多買了一升米，一天的日子可以較飽的過去了，但一天以後呢？他覺得未來的日子都是可怕的。

孩子，他想着了，大的孩子雖然已經五歲，只會嚷着要吃，小的孩子才生下了四天，以後大起來，又得加重一層負擔，而且，爲了孩子，妻子又得減少出去打柴的時間，孩子真是要不得。大的孩子呢？也便算了，小的孩子，沒生下來時，妻答應不留他，把他丟在路上讓人拾去也好，讓他死也罷；但是生了下來，妻因爲他又是一個男孩子便捨不得把他丟了，不丟吧？炳生想，不丟總不是辦法。

有什麼辦法呢？炳生一壁想着一壁走，他走過了街道，躉入了蘆蓆搭的棚戶區，走近他的家時，聽見了一陣哭聲，走到家，見是大孩子在哭，使他很生氣：

『哭什麼，死便死好了！』

在暗得幾乎看不清人面的燈光下，大孩子聽到了罵聲，本來已經低緩的哭聲又加高起來了。

『哭！』炳生拍的一下在他的大孩子臉上打了一下巴掌：『哭便打死你！』

在木板床上的炳生的妻發着話，一壁叫孩子不要哭，一壁埋怨炳生：

『誰教你不中用，賺不到錢，累我們挨餓！孩子餓了怎麼不要哭呢？』

『哭，哭有什麼用，我不是一樣的餓！』炳生回着話，把米向破桌子上一擺。

『你買了米回來，你也可以騙他不要哭的。孩子！不要哭了！爸爸買回來米，媽起來煮粥你吃。』

孩子不哭了。

『你不要起來吧，天和我們窮人作對，清明時節的天氣還是這麼冷，有了病，使我更倒霉，粥，我自己煮好了。』炳生說着，不等他妻子的回答便動手。

沒有菜，蘿蔔乾也只剩兩根，一根給他的妻子，一根給孩子，炳生自己在粥裏攪了些鹽。

眼前的吃一頓飽是偶然的，炳生在寂靜中又想起了以後的日子真難挨，他望了一下那新生的孩子說：

『這孩子決定丟了吧？』

『不行！』他的妻子回答。

『你不要傻了，孩子有什麼用呢？自己活命要緊呀！』

『不！我願意養他，要餓死便大家餓死！』

『去了給別人拾去，倒不一定餓死。』

『不！』

炳生知道他的妻子很固執，不再說了，他心裏想，這担子要挑是該他自己挑的，要下也該他自己下的，他要想一個好的辦法；一天的奔跑，他是疲乏了的，他想着便入睡了。

一覺醒來，在射進的月光中，炳生看見妻和孩子都睡着了，孩子，這對於窮人是絕大的累贅，在這年荒世

亂米珠薪桂的時代，孩子簡直是催命鬼，他真想不到妻子爲什麼這樣的看不開，不肯把那新生的小孩子乾脆的丟了。

他沉思着，沉思着。

他看見妻子翻了一個身，背着孩子睡了，他便把手轉輕地伸過去，輕輕地把被扯上來，蓋住了孩子的臉，看準該是孩子口鼻的地位，他把手掩了上去，掩得緊緊地；緊緊地不放鬆，不放鬆了好一回，等到他放手的時候，虛弱的孩子早已停止了呼吸。

永，興，媽

天還沒有亮，滿室都漆黑似的，永興媽便起身了，摸索到靠東邊木板上正酣睡着的大女兒和小女兒，催促她們快些起來；自己去把昨晚從東浜挑來的青菜，澆上些水，準備裝到籃子裏上街去賣。

永興媽一面拿起菜籃，一面又想起她的兒子永興來了。

『他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了呢？爲什麼二天還不同來，難道，難道他真狠心的丟了我們麼？』永興媽想到時便心裏很着急，脚步移得那麼慢，二隻眼睛裏的眼淚不斷地滴下來。

永興那孩子，今年已十八歲了，爲了他的爸爸在前年夏天害病死了之後，他們一家的生活更苦了。他們本來很窮，只有二畝地的財產，在這田上蓋了兩間草屋，

餘存的地上一一年四季種些菜蔬，把菜蔬賣了換米來吃飯：太平的時候，米糧便宜，他們可苦苦的度日；可是，這年頭青菜三四斤只賣一毛錢，米糧從幾元一担，漲到三十元四十元，現在已經漲到八十元以上，他們一家四口，實在難於活命，從吃飯改到麵和飯摻吃，從麵和飯摻吃到只吃麵，又從白的麵也吃不起，只得吃黑麵，現在連黑麵也沒法吃饱了，有一頓沒一頓的，儘在這飢餓的死亡線上掙扎。

永興的二個妹妹，一個今年十一歲，一個才九歲，永興的媽也會想叫那大女兒去幫人家，不要說賺幾個工資回來，至少她的吃可不要担心了；可是伙食太貴，人家怕她人小不會做事，只會吃飯，所以結果沒有人家要，那小的呢？更是沒有辦法，所以她們只能啃着這塊田地，希望田地上長出來的東西來給她們過日子。

平時，永興媽很聽話，一天到晚很辛勤的工作，不會偷懶，也不會怨恨，永興媽也很喜歡他，以為一家人未來的生活都要靠他。可是，生活的鞭子太怕了，永興近來也有些失神似的，他們爲了節省伙食，中飯和晚飯兩頓併成了一頓，在每天的下午四時左右吃；更爲了洋油太貴了，已經賣到一元五六毛錢一斤，所以晚上不點燈，天一黑便上床去睡。沒有到睡的時候如何能定要睡着呢？永興睡在床上，時常翻來翻去的睡不着，有時並且發出嘆聲來，永興媽同樣的睡不着，她聽着永興的嘆聲，知道他被生活的鞭子抽得太重了，他在幻想什麼呢？他便想安慰他，但有什麼適當的話呢？

『永興！早些睡吧，明天好早些起來！』她這樣的說。

永興說話的聲調，似乎不比往常的自然。

突然，永興媽似乎要有什麼意外的事發生似的，她感到有些抑鬱。

在前天的朝上，永興賣完了菜回家，說有事去看一個朋友，但自從那時離家後，直到晚上不見他回來，昨天一天又過去了，還不見他回來，永興媽想到時，便很着急，像有不測似的，眼淚又會自然的淌下來。

永興想要出門的時候，她的大女兒進來向她說：

『媽！外面有個穿短衣的人說，要和你說話。』

永興媽揉揉眼迎出去，那個見了她，向她點了點頭說：

『你見永興媽麼？永興他已經到×埠當兵去了，他前天臨走時，要我有便來告訴你一聲。』

永興媽聽了，好比晴天的霹靂，把她的神經立時震得昏亂了。

『呀！永興！你怎的那麼狠心？你還有一個媽和兩個妹妹，叫她們去靠誰呢？』永興媽嗚咽的哭起來，在她的淚眼迷糊中，好像看見她的兒子永興，已穿上了軍衣，掙着鎗，苦痛的走到戰場上去，他們是在開戰了，倉砲聲那麼的擾雜，永興被打着了，他倒下去了，血噴出來了，腿已經缺了一條，永興媽瘋了似的，大喊了一聲『呀！』昏倒在地上了。

小 六 子

『大老爺！你做做好事吧！賞給我一塊大餅錢吧！』

小六子跟在一對男女的後邊叫化。

『太太！你做做好事吧！肚子餓真是難過呀！』

男的沒有回頭，女的也沒有回響。

『好久沒有吃飽了，今天一些東西都還沒吃過哩！』

太太！求你做做好事吧！』

小六子捨不得的跟着哀求。

『大老爺！望你升官發財！求你做做好事吧！一錢不落虛空地，你大老爺修福修壽修子孫！』

小六子的嘮叨激起了回響。

『討厭的東西！沒有！』那個男的回過頭來，瞪了他一眼，拖着女的快走了幾步。

『大老爺！肚子餓得實在難受！你就做做好事吧！』

小六子不怕討人厭的依舊跟隨着，但沒有效果，他跟着哀求了好久，跑了很多路，還是得不到同情的憐憫。

『唉！』

他只能嘆了一口氣，停止了追隨。

小六子看着許多來來往往的人，似乎都是吃得飽飽的；馬路兩旁的商店，也都陳列着很多值錢的東西，他看了很眼熱。

飢餓煎逼着，使他肚子裏一陣一陣的響。

餓真難受，死了也不致這樣難受吧？然而，誰願意活活的死呢？小六子要生，但他除了乞討，實在沒有第二條求生的道路；可是，乞討，有多少人肯捨錢呢？東西又這麼貴，五分錢一塊大餅，還是那麼小得一點兒，吃下去，只在肚腸角落裏，覺不到什麼。

在一家珠寶店的門前，他停下了腳步，向陳列的櫥窗裏望去，他想敲破了玻璃搶一些來去換東西吃，可是他想到，這是犯法的，犯了法，要被拘押的；拘押，他又很快的想到，在牢獄裏不是有東西可吃的麼？進了牢獄，却可以不愁吃了嗎？與其餓煞，還不如犯法！他於是舉起手來，準備去敲玻璃。可是，他突然看見一個夥計注視着他，使他犯法的心又冷下來，他不自覺地，縮回了手，向前走去。

小六子離開了珠寶店，肚子裏一陣一陣的響，似乎是一陣一陣的戰鼓，催他去犯法，他懊悔剛才為什麼把『縮回了』；但一方面他想我現在肚子餓得已經不能支持

了，如果去搶了珠寶，一時到那裏去換錢呢？就是被他們捉住了，也不知什麼時候可以送到牢獄去有得吃，所以搶珠寶也不是一個辦法。

一陣大餅的香味撲進了小六子的鼻腔，使他立時停止了思搜，他抬起頭來，看見前面有一家大餅攤，新熟的大餅散着一陣一陣的香味，是一個女人，在應付顧客，一個大司務，拿着麵棍在做他的工作。

哦！這是最合適的東西，小六子覺得這大餅是他立刻需要的最好的東西，他呆呆地望了一回，涎涎滴了下來，但他摸摸身邊沒有錢，他只能嚥着涎涎嘆口氣。

小六子脚下好比生了根，他不能移開腳步，他不能不望那大餅，突然，「與其餓斃，不如犯法」的念頭又潛入了他的腦海，生的慾火燃起了他的胆量，他馬上走過去很快的用手去搶了一塊大餅，拔起便跑，一邊跑，一邊便塞進嘴巴裏去吃。

那個應付顧客的女人，看見小六子突然過來搶東西，他嚇得呀的一聲叫了起來；那大司務，聽了那女人的驚叫聲，抬起頭來，看見小六子搶了大餅逃，於是他依舊握着做大餅的棍子立即追出來。小六子是餓得精神不夠了的，他一邊跑，一邊吃，沒多會兒，大司務已快追到他了，他還想逃，還是跑着，大司務追到鄰近，擊起棍來望他頭上打下去，沒想到他的棍那麼兇，小六子的頭腦經不起他的一擊，驚叫了聲倒在地下。

小 牛

『媽！天這麼黑了，你還在洗衣嗎？』小三子吃過晚飯，把牛料料理後回來，看見他的媽一個人在井邊替人家洗衣服。

『小三子！我正在等你回來呀？』小三子的媽在黯淡的月光下，看不見他的兒子回來，直到他兒子喚她時，才知道他的兒子回來了，她便停止了工作，準備和她的兒子回家。

「媽！我幫你拿吧！」小三子雖然替人家牧了一天牛，但他並不感到疲乏。他今年已經十四歲了，他很懂事，知道他的媽爲了他吃盡了苦，當他還只二歲的時候，他的父親在工廠裏被工頭打傷而不久死了，他的媽便替人家洗洗衣服等苦苦度日，她時常把那時的情形，以及他吃苦的情形告訴小三子，希望他要學好，不要墮壞

；小三子懂得他媽媽的意思，他便一心學好，什麼事都很小心的去做，所以他替王老爺家牧牛，王老爺家的人個個說他是個好孩子。

雖是在偌大的城市裏，然而僻狹的街上是沒有路燈的，街邊的棚戶裏，也不會裝得起電燈。小三子同着他的媽，借着月光走進了他們的草棚，他的媽去點起了一盞煤油燈，燈光那麼小，僅够依稀的看得見東西。

『小三子！媽明天替你去買件新褂子吧？我今天把李家張家的洗衣的錢都要來了，你的褂子實在也破得不像樣了！』

『不，媽！你把錢留着吧，月底我拿到工錢再買不遲。』小三子說着，想起今天又發現他褂子上的一個破洞，便摸着說：「媽！這裡一個洞，你替我找塊布補一下便行了。」

小三子躺在木床上，他的媽湊着煤油燈替他補褂子，他們雖然窮，但他們母子都感到互慰的快樂。

第二天天剛亮，小三子已被他的媽喚醒了，他趕忙洗了臉，趕到王老爺家去，在廚房裏吃了些東西，他照例牽着二條牛到城腳邊去牧。

在城腳邊牧牛的，不止小三子一個人，牛也有十多條，他們各各牧着牛，有時在城頭上，有時在城邊，有時在城脚下小河邊；牛吃着草的時候，他們有時候也聚在一處談談天。

突然，有一個聲響，使得大家回過頭去注視，是一條牛，爲了和另一條相撞，從高高的城頭上滾下來了，

小三子奔過去，看那牛躺在地下抽動着脚爬不起來，他驚得哭起來了，因為那是他牧的王家的一條牛。

牛跌得重了，不多回兒已經不能動彈，小三子牽着另一條牛哭着回到王家去。王老爺雖然平時看待小三子很好，但一條牛的價值太貴了，他畢竟憤怒的提起雞毛帚用柄打着一邊罵：

『你這小畜生！你這樣的不管事，把我的牛摔死了，打死你也抵不得我的牛。』

小三子被打得青一條紅一條，他的媽由人通知了也趕來向王老爺跪着哀求，但有什麼用呢？死了的牛是救不活的了。

二先生姓李，小三子的媽認識他，他可憐他們母子的困苦和看見他們母子的誠實，所以時常照顧他們。李二先生和王老爺是相知的朋友，小三子到王家牧牛，也是李二先生介紹的，現在出了事，還是李二先生來調停。

『小三子平時很不差，他們母子也够可憐，這次的事，雖然是他的疏忽，但已經如此了，你還是吃虧些，算做了一次好事吧！』

李二先生勸着，小三子的媽哀求着，王老爺的心也終於軟下來了，他說：

『如果這樣，我這次的損失太大了……………』

結果，王老爺依了李二先生的調停，寫了一張契據，規定小三子到二十歲，在這六年之內，由王家供給伙食外，無條件的替王家牧牛，兼做雞工。

一天一天的過去，小三子依舊白天牽着王家的牛在城牆邊牧，但是他比不得從前的天真活潑了，他很沉靜，很少和其他牧牛孩子說話；其他的孩子，都知道小三子典在王家作為死牛的損失，所以不再叫他小三子，漸漸的都叫他「小牛」了。

鑽 戒

抬起頭來，正望見窗外的銀杏樹上，喜鵲銜着一根根的樹枝，構造牠們的新巢。一天一天的過去，忽忽地已經構造得很大了，但有時還見牠們銜着枯枝補綴。每天閒暇時，我總得望牠們一同，我曾經這樣地想過：

「禽鳥是幸福的，雖然牠們須得自己構巢住，自己找東西吃，但牠們是自由的；在牠們的同類中，沒有欺詐，沒有誑騙，沒有強凌弱，智凌愚，沒有剝削，賄賂，敲壓等類的罪惡」。

『鵲，鵲鵲，鵲……』喜鵲的叫聲非常的清脆，雖然牠們不像畫眉，百哥之類的叫得複雜，但這單純的音調也使人感到愛悅；我躺下了報紙，不覺然而然的又抬頭望着牠們出神。

『鈴鈴……鈴鈴鈴……』

『電話鈴嚮了，我拿起來一聽，原來是張太太打來的電話，她說王太太是昨晚從上海來的，現在她家裏，要我去玩，我答應她三點鐘去。張太太和王太太都是向來很熟悉的，王太太住在上海，已經半年不見面了：張太太呢？雖然同在這里，可是咫尺天涯，在這半年之內，也僅僅會過兩次。王太太特地到南京來玩，我自然得去會會她。』

准三點鐘我趕到了張家，見她們正在打牌，她們都站起來招呼，除了張太太王太太之外，一位是不相識的，一位曾經見過面，而記不起姓什麼，經張太太的介紹，知道了她就是榮任××長的胡太太。

她們繼續打牌，我坐在一邊磕着瓜子和她們談話，有時候也參加些意見，該笑的時候，大家也就笑一陣。

胡太太很靈活，牌打得很純熟，輸幾個錢似乎滿不在乎，有說有笑，像很得意似的；她在洗牌時，看看張太太的鑽戒。

『你這個鑽戒幾克拉？值多少錢？』胡太太問。

『我這個很小，值不了多少錢。』張太太回答。

『我最近可以有一個四克拉的鑽戒。』胡太太稍微頓了頓說。

『四克拉的值五千元哩！』張太太有些詫異。

『你手上的那顆翡翠這麼大，還要鑽戒嗎？』王太太說。

『唔！是馬×長說要送給我的！』

『那個馬×長？』王太太問。

『最近發表不久的那個馬×長呀！以前我們也認不得他。』

胡太太說話很自然，她不但沒有什麼顧慮，而且似乎很有權力似的。從她的話中，我聽得出馬×長是由她丈夫××長最近加委的。

話少說的時候，回憶突進了我的腦海，我想起在三年以前我曾到過胡太太的家裏，因為我有個同學是胡太太的好朋友，一天我們走過胡家的時候，她順便要進去看看胡太太，便被她拉着一同進去了一次。那時候，胡先生是一個私立中學的教書匠，收入並不會多，家庭的開支看得很節省，胡太太懷着身孕，把一個小學裏的教書位子辭去了，在家裏休息，但她們並不僱用女傭，一切都由胡太太自己操勞。

三年來的情形，各人的變遷很多有極大的變動的，大約胡先生便是這樣的一個，我們可以想像得到，胡先生做了×長，一定很闊綽，有保鏢，有男役，有女傭，看胡太太的穿戴，說話，也和以前判若兩人了。

因為她們打牌不一定什麼時候停止，所以我約定張太太王太太明天到我家裏吃中飯後，便一個人獨自回寓了。在路上，曾經看見一個警察在打黃包車夫，看看我坐的黃包車夫，那樣的衣衫襤褸，面有菜色，很是可憐；但他拉到我的寓處時，居然很强橫的定要我加一毛錢，加一毛錢並不是一件大事，可是他那樣近於敲詐的情形，令人對他們可憐的同情茫滅而代替了鄙恨。

『鵲，鵲，鵲鵲，……』

銀杏樹上的喜鵲在叫，使我引起了遐思：

『人家說人不好罵他是等於禽獸，但我想何嘗是禽獸不如人呢？是人不如禽獸呀！看，喜鵲們的自由自在，在牠們的同類中，怎麼會有欺詐，誑騙，強凌弱，智凌愚，剝削，賄賂，敲壓等等一類的人間罪惡呢！』

分 野

『這毛巾太貴，不要了，請你再拿一件棉毛衫吧。』

『這是頂好的，雙槍牌。』

『要七元半一件嗎？』張太太看了一下定價說：『太貴了，人家只買七元一件。』

『不會的，我們這裏的定價是頂公道的。』一個店夥說。

『七元二毛錢一件可以賣嗎？』張太太問。

『沒有這樣還價的。』

『不是還價，時常在你們這裏買東西，便宜些總是可以的。』

『本來沒有還價，既是老主顧，客氣些讓二毛錢吧。』

『算七元四毛錢吧，請你再拿一塊香皂。』

『這香皂香味很不錯，五毛六分一塊。』

『五毛六分？太貴，算五毛錢好了。』

『你又要便宜六分錢！』

『媽媽虎虎，算賬吧！』

『一共十六元二毛。』店夥打了一下算盤說。

張太太聽了數，打開皮夾，取出鈔票點着說：『二毛不必算了，給你十六元。』

店夥接着錢，一面包紮東西時，張太太和我等着，她說：『毛巾還是夫子廟比中央商場便宜，我還是到夫子廟時再買。』

『哦！』我應着，看看手錶，陪張太太買幾樣東西，已經化了半小時。

離開那家百貨商店，走出來，張太太很有興，那家店裏的東西看看，這家店裏的東西問問價，但都沒有買。

× × ×

有一天，在一個朋友家裏，會到徐小姐，談了一回，一同出來時，她說要到中央商場去買些小東西，如果我没有要緊的事，要我陪她走一趟；我也順便買些孩子吃的東西，便和她一同去了。

到了一家百貨商店，我們停下了，一個店夥走過來招呼，徐小姐指着玻璃櫃裏的粉盒說：

『這盒粉拿出來看看。』

店夥順着她手指的拿了出來，徐小姐又指着一盒胭脂說：

『這一盒胭脂。』

店夥也拿出來。

『多少錢？』徐小姐拿着粉看了一下，又拿胭脂起來看。

『粉八元二毛，胭脂三元五毛五；還要什麼嗎？』

『那香水精也拿出來看看。』徐小姐又俯着看玻璃櫃裏的東西：『珂爾辯牙膏也拿一枝。』

『一共多少錢。』

『不要什麼了嗎？』店夥說着去打算盤：『八元二，三元五毛五，十二元……一共二十六元四毛五。』店夥算好時，徐小姐三張十元的鈔票已經拿着等他了，他馬上接過去，一壁交練習生去找錢，一壁包東西，一共不過五分鐘，我們已經出來了。

在一家糖果店裏，我買了些東西，便和徐小姐分手。

跨上黃包車，黃包車夫不快不慢的拉着，悠閒中，我想起了陪張太太買東西的情形。

損 失

米糧一天比一天貴，各種東西也隨着一天比一天貴，生活雖是艱難，但場面還是要的。李太太，她是一個賢明的主婦，她知道李先生現在的收入，數目並不算小，已經是中等以上的收入了，如果在以前生活程度平低的時候，這筆收入已經非常寬裕，可是，在現在，一家七口的生活，非得處處撙節，才能不至短少。現在，春天到了，天氣不久便要暖和起來，孩子們的衣服，都得打算一下。她想，幾個小的不打緊，目前的還過得去，否則，大的穿過的舊衣服，改一下也可以將就，只是兩個大孩子，在學校裏唸書，總得穿件體面些的新衣。她曾經和李先生商酌過：

『大女孩該替她預備一件夾旗袍，大孩子也該替他添件新袍子，你想對嗎？』

『替他們都做一件便了！』李先生不加思索的說。

『你不要那樣輕便的說吧，現在不比從前，衣料這麼貴，過去幾毛錢一尺的料子現在要賣幾塊錢一尺，做件衣服也該打算打算呀！』李太太的話顯出她是很精明的。

『這個月的薪水還有多餘嗎？不够，我去支借下個月的錢也行。』

『這個月去支下個的錢，寅吃卯糧，這不是辦法：我的意見不是够不够的問題，是怎樣能節省而把這需要來應付過去。』

『那我可想不出辦法！』李先生很直爽。

『我的意思……』李太太頓了頓。

『你的意思怎樣？』

『我想，你現在穿西裝的時候多，以前做的許多中裝衣服，如果不穿，可以把牠來改一改』

『那是舊了，怎麼行？』

『舊倒沒有關係，就是衣袖等處稍有些破也不要緊，拆下了，染了一下巴，大的改小的，便可像新的一般了。』

『好！你這樣的會打算，只要好辦，隨你去辦吧！』

『李先生笑着說。

李太太自己打算，在這樣一般人的生活恐慌中，自己也已感到威脅的情形之下，要顧生活，也要顧場面的臨時辦法，除此之外，再沒有妥當的了；她得到李先生的同意後，便着手去挑選李先生的舊衣服，一件是適合

給大女孩改做旗袍的，一件是預備替男孩子改夾袍子用的。她選出了以後，抽空時把她剪拆好，擱在一邊，預備到了星期日，由李先生順便送到洗染店裏去洗染。

星期日，李先生除了有應酬以外，他是照例要帶一個孩子到夫子廟去，吃些東西，翻翻舊書，看看古董；這天，他受了太太的吩咐，帶了一個八歲的男孩子，順便把兩件拆下的衣服送到染店以後，把票據鄭重的藏進了錢夾，到一家酒館裏喊了幾碟菜，要了四兩白乾，悠閑的獨酌。

從酒館裏出來，去翻舊書，看看古董，孩子不懂舊書和古董，但他難得出來一次，跟着他的父親從這個灘頭到那個灘頭，看看陌生的人，也不覺厭倦，回家時，已經近四點鐘了。

李太太見他回來了，接過他的大衣，便問他要多少日子可以染好。

『他們說，只要一個星期便好了。』

李先生說着，一壁用手去搜錢夾，他想把那票據拿給他的太太看，可是他摸摸這個袋子裏沒有，摸摸那個袋子裏也沒有，摸摸袴袋裏，也是沒有，他想不會順手放在大衣袋裏了吧？他便去找大衣袋摸。

『糟糕！錢夾丟了！』大衣袋裏摸摸也沒有，李先生不禁喊了一聲。

李太太看他的情形，知進他遇着了扒手，也不禁嘆了一聲說：『這年頭壞人太多了，這又算是我們無名的損失！』

愛 玲

『我總不忘記你，希望你也永遠不要忘記我！』

愛玲坐在黃包車上，胡生在分離時說的那句話，一直在他耳邊徘徊。他覺得像胡生這樣的年少英俊，誠實體貼，真是不可多得的，如果能和他做個永久伴侶，真是無上的幸福；可惜他窮了一些，我情願跟他去吃苦，他也願儘可能的待我，但我那母親真不是人，眼睛裏看出來只有錢，她嫌他窮，他定要我去繼續過這種忍怨忍辱的生活，要我爲他們掙錢，而不能絲毫爲我的終身幸福打算！

『唉！』

除了嘆氣，有什麼辦法呢？愛玲嘆了一口氣，繼續在想，他的母親，不，這能算是母親嗎？如果真是母親，她一定能疼她的女兒，一定能體貼她的女兒，一定能

爲她女兒的終身大事打算，決不會爲了她個人的利害而把女兒的幸福絲毫不顧的。養母，哦！她何嘗爲了愛我而養我，是爲了想在我身上生利而養我的呀！

『沒良心的老鴿！』

愛玲想她已經爲養母掙了不少的錢，但是我的養母還不知憐惜，想到恨處，不禁在心裏罵了一聲。

黃包車拖到了舞場門口，愛玲的思潮才打斷，她整整衣服，只得忍痛收起了恨，暫且忘記了胡生，強裝着歡喜走進了舞場。

『愛玲！今天你爲什麼來得這麼晚？』

順着喚聲，愛玲回頭來看，原來是舞女大班，她知道這是不可得罪的，她笑着招呼：

『啊！顧先生！我爲了有些事，今天來晚了些。』

『有什麼事？這裏的規矩是只能來早不能來晚的！』

『真的有些事，否則我是早來了。』愛玲的笑容依舊。

『大家來晚了，還能做生意麼？依照規矩，應該罰二十元。』大班沒有笑容。

『我以前不會來晚過，以後也不再來晚了。』愛玲以爲大班在和他開玩笑。

『以前以後都不管，今天該罰二十元！』大班說時，板着面孔，這使得愛玲有些驚惶了，如果當真的要罰二十元，這是一個大問題，過了一天忍辱的生活，還不一定換得到二十元，她不禁歛起了笑，帶些哀求的說：

『顧先生！我下次決不來晚了，今天就算了吧！』

『不行，今天一定要罰！』

『偶然的一次，也不能原諒麼？』

『不能，今天一定要罰二十元！』

大班板着面孔不加原諒的話，使愛玲驚惶的心激起了怒意！

『我不罰怎麼辦她？』

『不罰，便不准在此做生意！』

『不准做生意？』

『不罰，便不准做生意！』大班的說話很堅決。

愛玲頓了頓，不覺有些火了，尤其是其他的舞女們，好多人都圍了攏來，看這情形，使她很難堪；她想大班一定有意給她難堪，她便堅決的說：

『一定要罰，我便不願做生意。』

『不願做生意，走好了！』

『啊！』愛玲真想不到一些不給她面情：『走！我走好了！』她說着把攔下的大衣和皮包拿起來，做要走的樣子。

舞女們看這情形，有些不對，便你一言我一語的勸了，有的舞女拉着愛玲不叫她走，有的舞女便要求大班原諒她一次吧，但是那大班却架子搭得十足，非要愛玲屈服的罰二十元不可，愛玲氣不過，決不願意罰，她心內的一陣酸痛，使她的熱淚都忍不住的淌下來了。她覺得大班們都只有錢財沒有人情，是冷血的走狗，便決意的走出了舞場，回到她的家裏去。

舞場的主要生意是在夜間的，天還沒晚怎麼便回來

了，愛玲的母親看見她回來，便詰問她爲什麼這麼早便回來。愛玲心裏很難過，便把經過的情形向她的母親訴說了一遍，她以爲她的母親一定能同情她的委屈，用話去安慰她，然而，相反的，她的母親反而責備她不應該如此，愛玲處在這情形之下，她沒有方法反抗，只能跟着她母親到舞場去，由着她的擺佈，認錯，賠不是，罰款，只能掩沒了傷心，去供人擁抱。

人生是什麼？愛玲雖是在這酒紅燈綠的歡樂場中，似乎過着歡樂的生活，但是她內心却鬱結着痛苦，她雜亂的思潮，終想不出人生是什麼的結論，她覺得人類沒有同情，人間沒有幸福，你所歡喜的，人們却來阻撓你，你所不願的，人們却要你做，使你在別人的支配中出賣可寶貴的青春，日子一天一天不是很容易過去嗎？青春消逝了不是不能再回來嗎？現在沒有幸福可享受，未來也有什麼幸福可享受呢？她很傷心，雖然在人前，她悲痛的眼淚只能向肚裏嚥下去，但她越想越覺得傷心，突然，她似乎問題覺得有了解決的辦法，她不自禁的笑起來了。

客人那樣的殷勤，愛玲沉抑的臉也換上了笑容，她提起了酒杯，喝，喝，喝得那樣的爽快，客人高興的笑，她也哈哈的笑，笑得引起了鄰座的人向她注視，但她若無其事，她跟着別人跳舞，她也應着別人喝酒，一直到跟客人走出舞場，她還笑着。

她坐上黃包車回家，經過一家藥房的時候，看見尚未打烊，她便下了車，進去買了一瓶安眠藥片，她回到

家裏，告訴她母親，爲了有些咳嗽，所以一個客人替她買了這瓶咳嗽藥片。

『除了自殺，還有什麼方法可以來解脫我的痛苦呢！』

愛玲當她母親睡熟的時候，輕悄悄地，流着淚，把那瓶藥片一齊吞下去了。

麗娜

事情發生在一個大都市裏，時間是在幾年以前的春天。

一個女子，容貌很美麗，她是相當有名的交際花，她的名字叫麗娜。她幫助着幹一件殺人的案子，結果事情失敗了，麗娜被捕，因不願供出同黨的人，終於犧牲了性命。

在某一個宴會席上，王先生認識了麗娜小姐以後，麗娜的影子，時常鑽進王先生的幻想裏，後來經過幾次見面的機會，王先生才能和麗娜很親密的往來。

晚場電影散場時，馬路上行人已經很稀疏，春風吹到人的面上，感不到寒意。停在馬路兩旁的排成長蛇陣的汽車，正一輛接一輛的開到N大戲院的門口，看客們像潮水般的湧將出來，麗娜小姐緊緊的挽着王先生的左

臂，從人叢中踏到戲院門口的石階上，一步一步的跨下來！忽然麗娜小姐發覺自己的手帕掉了，鬆開了王先生的手臂，向王先生說着笑了笑，便轉過身很快的向石階上跑去，王先生正站在最低層的石階上望了望自己的汽車，等她回來時，突然拍，拍，拍的幾聲槍聲，對準着王先生的側面開過來，王先生很機警的躲閃，沒有準，三顆槍彈都沒有鑽進王先生的身上任何一部份；那時，王先生的保鏢們，一面拔槍，一面很敏捷地馬上保護着王先生上了早已停在階下的保險汽車。同時，麗娜也就在人叢中給王先生的手下抓到，當王先生安然返家的半點鐘後，麗娜也就被送到王先生的家裏。

和麗娜串同的，還有三個男子，也在第二天早晨押送到王家，王先生因為痛恨他們的緣故，所以沒有問口供，只許他們和麗娜見一面便結束了他們的性命；祇見麗娜，王先生因為她是一個美麗的女子，他曾為她陶醉過，所以想饒了她，同時，還想把她轉變過來，在她的口中，得到些意外的收穫。

方先生是知道王先生和麗娜關係最深的人，王先生和方先生也真是無所不談，尤其關於女人的事，只要王先生喜歡做的事，方先生都能為他幫忙，就說王先生和麗娜吧，方先生自然也幫過不少忙，偏偏又闖出這樣的禍來，虧得王先生是個機警的人，不然事情可鬧大了。

發生事情的第三天。

『麗娜！你是一個既聰明又美麗的交際花，為什麼要去幹這種事呢？想來你也是一時的糊塗，才上他們的

當吧』？一個年約四十來歲身穿西服的人，臉上放出了笑容，很和善的問她。

『是的，方先生，你的猜想沒有錯，但是，請你別再提這個事了吧！反正你們可以隨便的處置一個柔弱的女子』。

『麗娜小姐！你別裝糊塗了，你想如果真的要處置你，還等得到今天麼？前天，昨天，你不是親眼看見你的同伴們的與你訣別的情形麼？我們不願你也跟他們一樣的受刑，所以只要你能說出主使你們幹這件事的是誰？同黨的有多少人？住在什麼地方？我便可以到王先生面前去代你要求，你很快的便可恢復自由了。』

方先生是受了王先生之托，來逼麗娜口供的，這種帶騙帶嚇的話，方先生對着麗娜已說過好幾遍了，但都沒有效果。這次，方先生很有把握的以為能給他騙嚇出來了，他繼續說：

『一個富於革命性的女子，一定能幹些轟動社會影響人羣的事情，至少像你這樣的多才多藝的人，多少也得爲你們女性本身打出一條光明的道路，留給後來的女性們去享受。麗娜小姐！你的行動，值得欽佩，你的意志，值得歌頌，可惜，你走錯了路，受了人家的利用，我爲你可惜，爲你冤枉……』

『我不要人家可惜，我更不會冤枉，因爲我沒有受人的利用；現在我是一個失去自由的人了，你們用不到貓哭老鼠的來憐憫我，我也沒有賴，這確是我自己願意做的事』。

『麗娜！這樣說，你是願意白白犧牲你可寶貴自己的生命，倒讓主使你的同伴們活着自由麼？』？

『我就是主使的人，死也算不了什麼，你們要我死，痛痛快快的打死我好了！』！

麗娜的話，顯示了方先生的話仍然沒有效果。

『沒有這樣容易吧！我不是已經告訴過你麼？當你們幹這件事以前，你們也曾費過不少心血；當然，你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導火線而已，現在我很坦白的告訴你吧！主使你們幹的老周，已經給我們抓到了，而且，他供出張誼也有反悔的意思；所以王先生特地要我來問你，那個叫張誼的，他究竟有幾個住處？有什麼線索可以去找他？』方先生臉上好像很正經，也像是在訕笑。

『哦！老周，就是那矮個子的老周麼？我知道他會來的，就是你們不去抓他，我想，他自己也會來的，因為他的眼睛太小，腦袋裏只有錢，沒有朋友，其實，你們是上了他的當了，你們想他能告訴你們一切麼？哼！他連我們的真姓名都還沒有知道的人，他配來主使我們嗎？哈哈！真是笑話！』麗娜有意說壞老周。

方先生知道麗娜的話是過份，可是也不見得是全假的，他有些急了，不過他心裏這樣打算過，萬一麗娜真的不肯供出來，我寧願要她的命，決不願王先生留着她。所以，他聽了麗娜的話，便頓了頓，很不自然的說了聲「好！」冷笑了一下走出去了。

夜深了，麗娜看不見有什麼動靜，思潮又湧上來了，她想，難道他們不想再在我口裏找線索了麼？不會的

，他們留着我，自然還是要追究這件案子的關係，老周，真的也給他們抓來了麼？那末爲什麼不讓我和他見面呢？我想不會的，他是一個有爲的青年，他能幹，又有堅強的意志，他們同伴中要算他是很健全的一個；剛才我是故意那麼說的，我知道他們的騙哄。對了，咱們海枯石爛的誓約，誰也不願違反的，個人的生命，有什麼希罕？有什麼可寶貴的？我死了，還有別人，而況，我如今是一隻籠中之鳥，要求生，便得受辱，我不能違反我們的誓約，我情願犧牲我的性命！』

『對不起！麗娜小姐！王先生請你！』方先生匆忙的進來，說完了話站立在一邊等待她的同行。

『哦！』

麗娜整整衣裳，用手理一下頭髮，跟隨在方先生的背後出來，但不到王先生的屋子去，走進了另一處屋子，沒有見王先生在，方先生把麗娜交給了另二個執着手槍的人，轉過身便退了出來。

『好吧！請你們成全我那沒有斑痕的臉，除了我的臉，什麼都可以讓你們毀傷的』麗娜看了看這情形，知道是那麼一回事了，便對二個人那麼說。

『還有什麼話沒有？』

『沒有』。

麗娜冷笑着閉上了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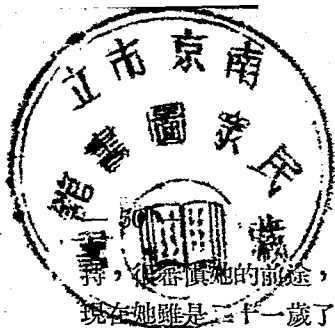
燃 着 了

倦懶的夕陽，快要去睡息了，那映成的綺麗的晚霞，正好比孔雀滿展了牠美豔的彩羽一般。輕清的一陣一陣微風，帶來了黃昏的寂靜。

芝，默靜的坐在「前，微仰着頭，從窗洞裏瞭望着織錦似的晚霞，呆呆地出神。

每個人，都免不了捲入戀愛之漩渦，尤其是年青的人們，青春之火把它們熱熱烈烈的燃燒着，使它們沉醉在愛的樂園，或愛之幻夢中。

芝是已經二十一歲了，像這等年紀，有許多人已經在深嘗愛之甜密了，不過，芝，她的生性是那樣的幽嫻，那樣的羞怯，而且她的父母底思想還很沉舊，她在它們帶威嚴而慈和的愛護之下，好似隨時監視着她，所以雖是她內心不時有火在燒，有浪生衝，但她却很能自



持，在審慎她的前途，不輕易的去和男子交接，因此到現在她雖是二十一歲了，還沒有嘗過愛是究竟什麼滋味。可是，她的年齡畢竟是時期了，她不能逃出一般人的通例，她很多的時候，會想到愛這個問題，她會設想愛的種種，也想像她將來要找到怎樣的一個完美的男子做她的伴侶，而在事實沒有到來的時候，她每次的思想，都會給她一種莫明的煩惱與苦悶。

芝，時常想到她的知己的同學們，有的是浸沉在愛的享樂中，有的是已經受到了愛的創傷，也有已經做母親的了；而她，她自己不論是甜是酸，是蜜是苦，什麼都沒有經驗過，一方面，她是畏怯着這種神祕得不可捉摸的事情到來，一方面，她又希望冀着去體驗這神祕，所以煩悶時常會爬在她的心頭。

芝有一個最知己的同學，她們在 T 女師同學的時候，他們的宿舍是只容二人住的一個小室，學校雖是為她們擺着二個牀鋪，可是，她們親熱得好比一對情人，她們每晚二個人同睡在一個牀上，熱烈的擁抱着，同學們後來知道了，說她們是同性愛，但是她們先起還嗔怪她們多事胡說，後來日子長久了，她們也不覺什麼異感，說由人家去說，他們是始終如一的互愛着。

在女師畢業的那年，芝和她的愛友琴分離了，琴是個嬌小玲瓏天真伶俐的女子，她就在畢業的那個暑假，由一個朋友的介紹，到繁盛的 S 埠一個小機關裏做事。琴比芝年紀大一歲，她們是姊妹稱呼的，她們的感情卻比嬌靚的姊妹還要濃厚。琴是二年前由家庭做主，在她

的無可無不可中與她的表兄訂婚的了，而她到了那裏，却引動了一個人，她也給他吸住了。

隱是一位容貌秀麗的青年詩人，他的名字是已經引起了一般人注意的，他爲了政治的關係給統治者逮捕去拘押了一月，幸得多方營救才保全了生命出來的，朋友勸他爲避免當局的注視起見，到小機關裏去混幾時可以洗刷人們對他懷疑，所以他在那機關裏已經吃了一個月的閒飯了。

一方面受着政治的半壓迫，一方面爲了他的愛人，受了家庭的裁制而與他漸漸斷絕了，使他深深地感受失戀的創痛。然而，熱情的他，在失戀的悲淵中更熱烈的企慕女子，有時他似乎在恨罵女子，但在他的恨罵裏却充滿了更渴望的成分。他自從到那邊以後，有幾個女職員沒有使他異感；而琴到那裏不久，它倆便相互感應了。

琴在未到之前，隱已經從介紹琴的一個女子那裏知道她是已經訂婚的了，所以琴初到的時候，他絕沒有點忘念。而在一次，它們許多人喝些酒的時候，酒精使他興奮了，在大家的互詢互訴中，他的牢騷話發洩了許多內心的苦悶，而琴同情的眼光拋到們的眼上時，他的心被震動了，所以有一天當他們遊公園出來，在P大戲院欣賞銀幕的藝術時，他們握手了，陰陽電交和似的長握了，發熱的面頰緊貼在一處，一個是失戀而更飢求着，一個是青春之火要燒破心房的少女，因此他倆便很快地踏進了戀愛之園了。

琴和隱的愛。芝是知道得很詳細的，她在琰那里看到過她倆的合影，琴也毫無遮瞞的完全告訴過她；而琴，後來受了舊家庭惡社會的強制出嫁了，使隱又受到失戀的深痛，雖然琴不會忘了隱，但事實上，吃人的禮教，把箝制得和他很少通信，更難得有會面的機會。然而，琴是不願他永久流浪着感受孤單的苦痛，所以在多難的他又受另一個女子短促的一度捨棄以後，她本不願一個不相識的女子擄了她心愛的他去，她便決心要爲他找到一個幸福的歸宿，介紹了一個她知己的朋友，芝。

芝原本知道隱很多的了，她也讀過他出版的作品，當琴向她提出介紹的時候，她口頭上是回答不要，但她心是在跳了，因爲她是在需要愛的慰安的時期了，隱又是一個值得愛的青年，立刻愛的種種幻象湧在她的腦裏，然而她那能免了處女的羞怯；所以當隱二次給她信的時候，她終於答復了。

差不多每天一封二三千字滿綴着熱情的信，芝又驚又的在收讀，她很奇怪他沒有見過她便如此懇切的祈求，是真心，是一時的衝動，使她無從解答，而那樣熱情的信，她也辨不出是什麼滋味。愛她嗎？她那能像他一般的冒失，她想他是戀愛過多個女子了，難免他不是真心，但她又不忍放棄，於是她不願拒絕的不復他信，只在信上推諉來試驗，可是，煩惱攫住了她了，愛他嗎？這問題是日夜盤据了她的腦海了。

芝和別人的通信，朋輩中都注意到了。心裏又說不出是甜是酸，所以這清幽的黃昏，她孤單地默坐着凝想

出神。

——芝！你一個人在這裏出神，在想什麼？又是想他嗎？

芝同室的鵬推進門來微笑着說。鵬是比別人詳知芝的事，芝也曾赤裸把他這情形說出來和她討論過，因為她們是很合得來的。

——呸！你又要胡扯了。

——胡扯嗎？看你臉都紅起來了，還不是被我猜到的緣故。

——你這個捉狹鬼，總愛說這胡話。

——信要嗎？情書又來了！

鵬把衣袋裏的手拿出二封信一揚說；但當芝起身想伸手去接的時候，她又塞進衣袋去了。

——不要要緊，可先講好條件。

——你不給我我就不要，就算是給你的好嗎？

——倒說得好聽；但你心裏熱得什麼似的，話說得這樣坦氣。二捲巧克力，不答應你休想看到信。

黑暗是已罩籠來了，電燈也亮了，芝從鵬手裏拿到了信；看一封是隱瞞她的無疑，一封却是琴給她的。她去拆看他的信；那樣求愛的熱情的話，早已燃着了她的心燈，如今又加旺的燃着，把她的臉頰都燒紅了，她一口气看完了，抽了一口氣，又去拆讀琴的信。

「……我的好妹妹！請你可憐我而接受我的誠意吧！他，他是我過去的愛人，你是知道的，你完全明白我和他的經過，你也知道我們所經的風波，可是，如今呀

。我是已經做了舊家庭的俘虜了，我們還能繼續嗎？我再能和他……希望和他……嗎？妹妹。我老實告訴你，我是依舊在愛着他，然而，我愛他，我却不敢希望他依舊來愛我，因為他會更感悲痛，不過，他是必得有慰安，有歸宿的，我又那里願放棄這樣可愛的人兒。而事實使我沒能再享受他的熱情，所以我只得退一步着想，我介紹給你，妹妹。你要知道，我是不願別人把他得去的，所以我願你們戀愛起來，我就放心了，他愛着你，我會覺得他愛着我一樣，你愛着他，我會覺得我愛着他一樣，因為你是我唯一的朋友。妹妹。應允我。他爲了愛我，全誠心的授受我的介紹，我已經把你一切告訴他了，他已在熱情的祈求你了，妹妹。你若真心愛我的，你便該馬上答應他。妹妹。答應他吧。我担保一切他能使你滿意。……妹妹。你便該爲我好好地收藏他的心。你也是時期了，你該去承受他的多情，我知道他已經爲你寫了不少熱烈的信了，妹妹。莫再遲疑了，接受他的愛而愛他呀。……我祝你倆永久幸福！」

芝是呆住了，強烈的思潮好似在她腦膜上跑馬

芝不知道鴿是什麼時候出去的，當她又回來喚她去吃晚飯的時候，世界是被黑夜從黃昏手裏奪過來了，她起身，看見電燈在向她的微笑，好似在爲她說賀。

奇 蹟

和晚春一般，初秋的天氣熱得使人酥懶。

叔明下了電車，穿過二條馬路，走到自己的寓所，感到熱，當當差在開門時候，他已在卸脫夾外套了。

跨進門，正想掛衣服的時候，望見桌上有一封信躺着，他便趨前幾步，看那信面上是由醫院裏送來的，很奇怪，他便把尚未掛去的外套搭在左臂上，伸手取起那信來看，他看沒有封口，便抽出了一頁信紙。

『叔明先生台鑒敝院三等病房五號病人章晉鳳請先生來院面晤特此代爲通知順頌
公安 仁通醫院啓。』

『章晉鳳？』

叔明把信放下了，去掛外套，一壁心裏在想，朋友中沒有誰叫做章晉鳳的，就是歷年來隨便碰見過一兩面

的人中，也想不起有叫做章晉鳳的，『莫非那醫院錯送了信吧？』他掛好了外衣，重行拿起那信封來看；『大華公寓十二號李叔明先生收。』一些沒有錯。

在上海辦書店失敗後，叔明便到天津來担任一家報館的副刊編輯，到現在，足足有三年了，他還沒有結婚，獨個人兒，所以住在大華公寓；公寓的當差因為他是老客人了，所以服侍得很周到。

『這封信什麼時候送來的？』

當差的端了面水和茶壺進門的時候，叔明坐在沙發上，一手拿着那封信問。

『頂上半天十一點半送到的。』

『是仁道醫院裏送來的麼？』

『是的，是仁道醫院裏一個穿着制服的當差送來的。』

當差的一壁倒着茶，一壁答復。

叔明沒有話再問下去，當差的帶上門出去了。他便放下了信，先洗臉。洗過臉，回坐到沙發上，端起茶呷了一口又放下。

『章晉鳳？——究竟是誰呢？』

這個陌生的名字，在叔明的腦海裏迴旋，他想不出究竟是誰。他在口袋裏取出了烟盒，抽出了一根紙烟，看不見火柴，又打了一下電鈴。

『有火柴嗎？』

當差的推進門來時，叔明向他要火柴，當差的便從口袋裏拿出了火柴，爲他畫了火去點烟。

『送信來的人說什麼話沒有？』

叔明噴出了一口白烟問。

『他只問有十二號的李先生嗎？沒有說別的。』

『你沒有問他叫他送信來的人是怎樣的一個人嗎？』

『沒有。』

當差的微笑着回答。

叔明從當差的微笑裏，感到他的問語太突兀了，那有問送信的人，叫他送信的人是怎末樣的道理？別人那有知道送信者是他不相識的，於是他也不自然的笑了一笑。

『去看一看吧。究竟是誰？』

當差的走後，他抽着烟沉思了一忽，萬一是朋友在醫院裏生病，應該去看看的，章晉鳳，他始終想不起是誰，但去看一看是誰也好，于是把烟頭投進了痰盂，立起身去取外套。

走出公寓，在電車站候電車的時候，叔明想起了黃志誠，黃志誠是他的同業，另一家報館的編輯，與他很合得來，因為他們都還沒有結婚，有一次，叔明也收到過不相識者在旅館裏送來的信，他去一看，原來是黃志誠的化名聽說現在黃志誠又正和一個女子在談情，所以他又要了莫非又是他的化名，也許他傳了什麼病，在醫院裏醫治，因為不好意思，所以又化了一個名。黃志誠却好幾天沒有碰見了，他想到時不禁笑了起來，便想刻能看到他。

電車並不爲了叔明的要緊去看黃志誠而開得快些，

常速度的在僵虫似的鋼軌上駛着前進，叔明下了電車，又走了一陣，才望見惹目的仁道醫院的招牌，他帶緊了脚步上前去。

『三等五號在那里？』

看了傳達室的牌子，見裏面坐着一個老頭兒，叔明冲口便問。

『上樓，向東便是。』

老頭兒向叔明打量着，慢吞吞的說。

順着老頭兒的手指，叔明走向樓梯那邊去，他心裏在想，志誠這個人，一定是他生了什麼不可告人的病，連我來看望的人，也要被人注視，似乎我是他的朋友，也帶着病菌一般，不然那老頭兒爲什麼要向我死死地盯了一眼。

上了樓向東走，他看門上有着三等若干號的數字，他從十八號遞次減少的走過去，到了五號的門首，站住了帶笑敵着問。

『你找誰的？』

開出門來，是穿着白色罩衫的看護婦，她向叔明問。

『姓章的，章晉鳳先生是住在這裏嗎？』

叔明一壁答復着，一壁在向裏望，他看一間小小的屋子，兩邊擺着二個鋪，兩個鋪上都睡着人，但他看沒有黃志誠。

『是的，請進來吧。』

霎時間，叔明不自主地爲難起來，進來吧？沒有熟

識的人；不進去吧？他說有章晉鳳在。然而，他終於跨了進去，而聽聞那女看護在向靠西壁床上的那個閉着眼的病人說；

『章先生。有客人來看你。』

那個病人，病得很憔悴，叔明看他聽了看護婦的話睜開了眼在對他張望，叔明驟然覺得他的面形是很熟悉的，但一時想不起來。

『叔明！你不認識我了嗎？』

那個病人帶頭的說。

『呸！』

叔明有些詫異，恍惚有些認識，而又不能肯定是誰。

『我是秦風呀。你忘記我的名字了嗎？』

『啊。老張。怎末你竟病得如此了呢？』

『我知道你見了晉鳳的名字會不知道是誰的，見了我，也許會不認識我的，……』

『不錯，你爲什麼如此的消瘦黧黑？我真認不得是你了，你什麼時候來天津的？生的什麼病？』

『唔。一言難盡……』

『怎末？』

『我是被前線被送到天津的，我的腿被打壞了，子彈還沒有取出。』

『呸！』

秦風是叔明在上海辦書店時來賣稿而認識的，一時很合得來，時常在一起，但從書店倒閉以後，他初到徐

州住了半個多月時，曾和秦風通了一次信，後來他到天津以後，始終沒有通信，匆匆三年，他沒有想到會在天津的醫院裏重見。他聽他說是在前線被打壞了回來的，突然刺激，使他一時答不出話來。

『啊。』秦風爲痛在喊。

看護婦已經出去，叔明坐在秦風床邊一個小橙上，好一忽，理智才克制了情緒的混亂，和他作有條理的談話。

『你在前線拚命嗎？』叔明問。

『嗯！不拚命還有我們生存的日子嗎？』秦風還帶着憤激。

『你什麼時候被打傷的？』

『我是第二次被打傷了，第一次右脚的小腿上穿過了一顆彈，一個月便痊癒了；這次被打的是左腳大腿，子彈沒有穿出，好多天才被送到天津來，已經潰爛了，據醫生說，須得把全足鋸去哩？』

『天津你有沒有親戚朋友？』

叔明聽了秦風說要鋸足的話，心裏很爲他難過，靜了一忽，才找出另一方面的話來。

『沒有，一個都沒有，就是你，也是去年聽小逸說起的，我叫他們送信時，也確不定你是否還在那里，想不到你還在那里住。』

『匆匆三年的時間，我就平凡的這麼不變動的過去了，但不知你如何經歷過來的？』

『我們分別的那年秋，上海被捕的大批的人名中，

有叫做魯小山的你還記得嗎？』

『哦。不是說重要的六個人中的一個嗎？』

叔明似乎思索了一下說。

『不錯，你不會想到那魯小山便是我嗎？』

『啊。你被捕過嗎？』

『是的，從上海移解到南京，被關了半年，才出來的。』

『好危險，那次不是×××被秘密槍斃了嗎？』叔明很是駭異的：『後來呢？』

『經過的波折太多了，我不願多說；直到去年，我覺得要救國家，只有我們人民自己起來，才從南方北來。』

叔明還想探問他在前線作戰的情形時，看護婦走進來了，她關照叔明不要和秦風多講話了，讓他憩憩神，五點鐘的時候要施行手術哩。

『施手術，是不是鋸腿？』

叔明招呼看護婦在一邊低聲的問。她微微地頷了一下首。

『有沒有危險？』

『這難說定，因為他隔的時間太久，已經潰爛的了。』

似乎有一個黑影，在叔明面前一閃，他定了一定神，才走去向秦風告辭，說明天這時候再來看他。他帶上悽然欲泣的心情，走出了醫院，踏上了歸途。

第二天，叔明從報館出來，沒有回家，便急急地上

仁道醫院去了。一路上，他想，秦風的腿子是被踞去了，但很安全，將來裝個木脚便可走路；他又想，秦風在施手術的痛楚中，沒有經他們完事便死了，於是他覺得沒有一具慘目的死屍在他面前，他不禁心跳起來。

跨進醫院的大門，他急促地走上樓去，把五號的門推開一看，秦風是沒有了，還是那個看護婦在爲另一個病人測驗熱度。

『你是看章先生的嗎？』

看護婦回過頭來，看見叔明在門口，一脚在內一脚在外的不進不進的呆着，便向他招呼。

『是的，他到那裏去了。』

叔明已經意識到秦風是死了，但他希望那不會是事實，或許掉在別的房間去醫治了嗎。

『很不幸的，他沒有等施完手術便死了。』

她低緩的說話，使叔明急得眼淚都滾出來了。他想秦風和他有過一度很好的友誼，而知道他是一個有爲的青年，文學的天才很好，已經爲一般文藝者知道了；他是待人和柔，處事忠誠，而又是一個勇敢的青年，這次是爲國犧牲了，他忘却是在人家面前，而禁不住的爲他可愛的的朋友掉淚了。

『那邊是他施手術前恐有不測，所以留給你的一封信。』

叔明順着看護婦的手，在那他坐過的小檯上檢起了一封信，他拆開一看，是兩褶一望而知藏得好久了的信，他翻開，看見秦風顫抖的手蹟，似乎流露着他要脫離

人間的悲哀，她看到：『朋友！我在這裡只有你一個朋友，但見了一面恐怕要永別了，我哀痛。假 不幸的話，我這兩封舊信隨着我的身不離的，是我留給你的唯一的紀念品了，也是我遺留在人間唯一的一些痕跡！』他倒嚥着淚，看他的信，知道他是從情場中失敗出來，于是更黯然了。

從太平間裏向蒙着白布的秦風行了哀禮出來的叔明，好似戰敗歸來的勇士般喪氣。他似乎發覺了什麼，也似乎失落了什麼，一股莫可名狀的心緒，哀婉地走向他的女友周小姐的家裏。

『你爲什麼？才從那里來？』周小姐望見素來只有快樂的叔明，呆着呈顯出無限地悲感，便驚異的問他。

叔明定了一定神，把到醫院裏晤見秦風及秦風死後留下來兩封信簡明地告訴了她，她也詫異起來，因爲她知道秦風，她的同學張小姐前年曾告訴他比她們高一班的一個同學，曾到牢裏去探望他而戀愛起來，後來又把他去棄了的事，於是他也簡明地把那事告訴了叔明。

『噫！』

一般深重的嘆氣從叔明的喉裏奔出，當他聽了周小姐的話後。周小姐也似乎被他傳感了些哀意，默靜了一刻，她便問他要出那兩封信來看，她像探尋奇蹟似的，鄭重地把那信展開，一字不讓它漏掉的看下去：——

甜靜的碧海啊。

厄運帶了狂飆給你；

牠激成你澎湃底波瀾；

然而啊，
風過處，
你依然甜靜溫美。
皎潔的明月呀。
厄運帶了烏雲給你，
牠掩沒了你底光明；
然而呀，
雲過處，
你更顯皎潔清麗。

在這裡，有你夢裏的朋友跪在你前面；爲了要哀懇
你底寬恕，你底憐憫，並哀懇你底吐棄。

唉喲。我萬能的造物。我要怎樣說才頂好呢？

我請求你把我痛罵，把我毆打，或是把我刺死，我
都不怨你。我都不怨你喲！只別呀，只別再把你珍貴底
熱情，放到蛇蝎頭上來！風！我該怎樣說才使你不太傷
心？

風！我是不曾欺騙過你，我愛你，我便告訴你；『
我愛你哩。』現在我請你莫再愛我，我便流着淚來寫這
封信；但是，但是呵，不願欺騙風，却比騙了風更殘酷
更苦痛哩。風啊！我連請求你原恕的勇氣也喪失了，我
害羞請你原恕了，像這樣的人是不配受人家原恕的；風
！還是請求你詛咒我吧。

他實在太愛我了，況可有過去相當的歷史，假如我
永遠欺騙了他，假如我背了他，我自己也決沒有生路。
也只有憂傷愧惡而死，現在我縱有一片段叛逆他的行爲

，然而總是來得及補救，我已十二分自己懺悔，我相信我自己從此決不再叛逆他了。永久不再了!!

風！你是一位浪漫的文人，你是認識真正的『人』的；你一定曉得人類的情感是何等難自節制，請你站在旁觀的地位看我，我到底還不曾違反自然。

我不承認我因任何原因而愛你。不爲你美妙的文字，不爲你漂亮的臉，也不爲你詩人的情緒；告訴風，直截了當地告訴風，這便是：『看見了你，我便愛了你。』更沒有旁的關係了，本來愛情須什麼原則，倒不全是騙人的話？！

至於現在的請你別再愛我呢，我不承認是任何由你出發的原因，不是因爲你是囚犯。不是因爲你過去的浪漫的歷史，也不是會因你有何缺點而如此推諉。只因爲，只因爲我已不能再讓你愛我了。

只這兩句簡單透了的話，便使風恬靜的生活中掀起了波浪，是我把你放在火山口裏燃燒，也是我把你放在冰山下面凍起來，什麼是『我』只是魔鬼！只是蛇蝎！只是殺人的利刃吧了！殺人的利刃吧了！

只僅半月吧？你爲我寫下那些美麗的熱情的信，已有好幾萬字了，你爲我絞掉多少腦汁！你爲我廢却幾許精神，在你今天的來信中，更知你爲我臉色蒼白，精神頹唐，損了你底健康；喲！風！却怎麼好？我還得刺破你的心哩！

在你生日以前，我便想寫這封信了，但是却不願你在生日前受此絕大的打擊；我要使你有一個快樂的誕生

紀念日，我便按住了這信不寫，而且跟着蜜斯林來看你，那天風！你不是的確很高興的嗎？我不曾講錯？我確曾給了你充分的，開心房的，劇高度的，興奪的愉快！然而，風！爲什麼你看見？那時這封信已隱在我心中了呢！當你問我：『能永久愛我嗎？』我嘴裏雖沒有答復你，我底眼睛却在低低地向你喊：『不呀！風！』你却爲什麼絕不覺得呢？風！爲什麼你却絕不覺得呢？

你一定會恨透了的罵我：『既然已經決心要請我不再愛你了，爲什麼在我生日那天還給我如此過火的贈予呢？』不錯風！你罵得是一點也不錯，然而你想呀！在那時我能拒絕你嗎？況且把這一幕來做結束不也好麼？風！我縱然錯透了，這次的舉動却是好意的哩！我僅僅爲了不願你在快樂的日子傷心，僅僅爲了不願你失却一個可愛的紀念日，於是我便不惜一時的欺騙你；你罵我吧！反正錯處，還不止如此。

在這裏，我縱講下十萬句哀告的話，也挽救不了罪惡的萬一！我搗破了風的心！是我搗碎了創痛未平的赤心！在這世間，沒有一個字，一句話，或一種方法可解救這種錯誤！更沒一個人，或一種力量能解救這種矛盾的罪惡！一切的錯誤和罪惡是我一人種下去的；而現在呢？我沒有方法挽救了，我只有哭泣！我只有哭泣！……

這樣出乎你意料之外的成熟了，更出你意料之外的破碎了！破碎的痛苦當然比成熟時的甜蜜更厲害，所以，我對你沒有一點好的貢獻，只有壞的贈予；現在，我

請你，朋友！你只當作了一場怪夢吧！你再只當作人家送給你的一段小說的資料吧！夢中的悲歡是醒來都可忘卻的，小說裏的人物是看完便可拋棄的；這只是一片幻影呵！這只是一段遐思呵！一齊把來拋棄！一齊把來忘卻！

老早我便已讓你曉得我是個奇怪的孩子，因為我曉得你是浪漫的詩人，我曉得在世人詭為怪事的，你會坦然不以為奇，我便大胆讓你認識了我，我頂真率地暴露了我自己。風！你只能說我是壞透了的壞人！你或者還可以不說我是假的。

我不敢想你接到這信後是哀傷還是憐恕，但我却甯願你憐恕，莫要哀傷！須知道這是不值得哀傷的哩！風！你可以刺心切骨地恨我，但你切莫為我而傷心！

風！一定的，你願我做你的愛人或仇敵或陌生人，你不為了要朋友而找到我，你一定不願意和我做『不屬戀愛的感情』的朋友，而我呢，我却不是這樣的，我希望我們能做普通的朋友，雖然不是戀愛，我們仍舊可以相見很快樂。

為了你的寂寞，我又為你找了一個朋友，我十萬分忠實地告訴你，她一切都勝如我，尤其是她的漂亮；她的功課在一班中常常是Best，她有豐富的熱情，能够溫暖她的朋友。但她還是十幾歲的女孩子，天真瀟灑，沒有異性的朋友，更沒有愛人，明年秋天她也要到這兒來讀書了，也學文學。

假如你能把你珍貴的熱情付給她，她將給你加倍的

報答；風！望你願意和她通起信來，她也是我的好友，明年畢業於蘇女中。

風！我寫了許多話，但我曉得沒有一句是你所願意的，你將把牠撕得粉碎！我又怎能請求你莫撕呢？我是無以對你啊！風！但是有什麼挽救呢？我決不能再因循着欺他喇！

啊！這時候窗外亂吼着的狂風急雨，和夜深澈骨的寒氣，更把我辛酸的小心敲打得敲打得破碎了。風！我在風嘶中聽到了你絕望的呻吟！我在雨彈中聽到了你幽怨的哀泣！我在刺心的嚴寒中意識到了你憐怒的爆裂！喇！喇！讓我埋葬到黑暗濕寒的急雨中去吧！喇！喇！我的心是撕開般的劇痛！我的心是撕開般的劇痛哩！

風！風！風！讓我在這是再多叫你幾聲！

在這裏，有你夢裏的友人跪在你前邊；爲了哀懇你底寬恕，你底憐憫，並哀懇你底吐棄!!!

祝風珍重!!!

×

×

×

——獻給泣血的風：

自含泪的星星。——

泣血的風啊！星星不是你的愛人；然而她永新不會忘記你給她的好意呀！

我願意把世上一切的珍寶來換風的忘却，我要把風鎖在他心裏的星星釋放！

我們的戀愛，至此爲止，一切已告閉幕，只餘永遠忘不了的好意！

所有的信都收到了，一封也沒遺失，你每一封信對於我都如一枝利箭，直刺到我心底裏，使我的精神擾亂得太劇烈。

你莫因我的負你使說女人是靠不住的，女人是很靠得住的，比男人忠誠得多！將來等到有位多情的小姐攜着熱情來愛你時，你方可相信我的話不曾欺騙你。然而我呢？對於你，我不敢不認錯！好久好久以前——在你生辰後，我便告訴你有一封長信想給你，又一封一封信追緊問你願不願意看，你哩？你却三次告訴我要看那長信，啊！風！假如你曉得這封長信是何等的傷你底心，你又怎肯一再，再三地向我來求看呢？

但是即使你不三次請求我寄給你，我也得寄出了，否則你太苦悶了，你確莫明其妙的哩！

這封信還是前次暴風雨之夜一氣寫成的，我也不會有勇氣再重複看一遍，怕看了又得撕掉。你，風！你該想得出我寫那封信時，是何等戰慄着，謹慎小心地，又何等瘋狂地太息着寫，流淚着寫，痛哭着寫；然而，畢竟，風喲！我却又不能不寫啊！

請想在那夜深人靜時伏在桌子前，咽泣着為你寫信的孩子，你該原恕她是確有苦衷的哩！

我難道不痛恨自己矛盾的行為嗎？但是有什麼辦法呢？風！我愛！我應該愛這等愛我的×！除他以外我可以有朋友，防他以外我不應再有愛人，我應當把全部的熱情都給他。啊！人們應該怎樣專誠去愛他底 Lover 啊！風！你能體諒我這點苦衷麼？風！假如你真需要我，我

們依然是朋友，劉的說話不錯！『女學生只好和她們做朋友，找愛人還是另覓人物好。』風！聽他底話也好！

便是現在，我又何嘗不愛你，但這種只是『朋友的愛！』因為你是我的朋友，我不願你爲我受到太大的痛苦，我應該解除你這苦痛，至少也該減輕你的苦痛，然而噯！風！我能做些什麼呢？爲了你？

凡是能够減輕我苦痛的事情我都情願去做，只請你莫再愛我至少莫再叫我愛你！風！我很希望除此有什麼能够使你安慰的事情，好讓我去盡力，好讓犯罪的人去補過。

到現在，我仍不會把我們的事情告訴一些給×，而且以後也不想告訴他；風！你能允許我如此做麼？不是欺騙他，是爲了各方面的安全呀？便是你，總也不願我告訴他的吧！

你的案子能趕快解決，真是再好沒有的了，我希望你能早些出來，我希望你仍度你那浪漫的有趣的文人的生涯，我也好看你怎樣勇敢地丟開無聊的煩悶和黑暗，怎樣尋取你的幸福和光明！

便是照情理說，你也真該莫再愛我了！像這等負義的女人，何苦再把聖潔的熱情傾給她？何苦？何苦？忘掉她！丟開她！只當不會認識她！風！聰明的風！超脫的風！我的話不會講錯吧？只這一點總算我貢獻給你的忠告了，只這一點總是我吐露的誠實話了！風！風！莫再愛我了吧！莫再愛我了吧！你有你的希望，你有你的前進，你有你的希望！莫爲了個無聊的女孩而煩惱噯！

超脫的風！

你好稿件我都好好地爲你保存着，的信我已訂成一本，請你莫向我索回，留作紀念，讓這永久的贈予一直留在我旁邊！

出獄後第一樁事情便是來『丹鳳街，石婆婆巷中大女生宿舍』找我，因爲我是你的朋友！

看完我的信撕掉也好，省得留下個惹厭的痕跡！我深願你能把我的信還給我或付之一炬，你莫留着牠們，因爲牠們都是罪惡都是禍水啊！

本想在那封信外附一張條子說明這信是什麼時候寫的，但塗來又成了一信，吧！吧！『一切均是諸法空相！』請完全付之忘却中吧！

風！我是負義的孩子，我是跪在你前，哀求你忘却的孩子！我願一切世上的珍寶來換風的忘却！泣血的風啊！星星不是你底愛人了！但她永久不會忘却你對她的好意啊！星光是微光，不够照徹了夜譚的泣血的夜鶯，風啊！另找光亮的明月吧！讓真正的清輝愛撫你吧！

對你我沒有第二句話，我只有把無限的憂傷封在信裏獻給你，我只有讓『不說的話』來表白我自己。風啊！可憐泣血底風啊！千萬莫爲我懊惱！

這封信是星星寫的，星星自己寫的，不是被動的。

這封信以前有星星爲風寫信，這封信以後只有××沒有星星了！請風也允許我莫再用傷心的名字吧！

我們的戀愛至此已爲止!!!

可憐飲泣的星星上 Nou. 30, 1928.

旱

一

在夏天，太陽比猛虎還使人覺得可怕：尤其是一個多月沒有一滴雨下來，絲絲的陽光，簡直像萬千的利箭在向農人們的心上不息地射。

沒有鐘，以太陽來推測時間，看西邊的屋簷，陽光已上了階沿，許是午飯的時間了。

志成的媽，年紀還不上五十，但是他的頭髮已斑白，太陽晒得變成了黧色的臉，綫紋比春風吹着的湖水還來得密。他把麥和米混煮成的飯，（但米是少得幾乎找不到），一碗一碗的端上一個破了的桌子，還盛了幾大碗南瓜，那便是他們的飯菜了。他便跨上門口，抬頭望望太陽，現出厭怕樣子，接着便用手加在額上，遑望她的丈夫和子女已在回來沒有。

樹的枝葉一些沒有擺動，有些枯黃的，好似在嘆息。

初中還差一年可以畢業的志成，他平日在學校裏是很用功的，每逢考試總是能他第一名，所以學校裏優待他，知道他家境貧寒，把學費免了；但宿費和膳費，每個學期都得他父親費了許多力才籌到。本學期，他知道久旱使農村經濟澈底的破產，他決沒有再上學的機會的了，所以除了自修外，跟着他的父親一同在田野工作；雖然他的媽愛惜叫他不要時常去，但他却和一般的農夫一樣辛勤的工作。

太陽正中了，他十二歲的一個妹妹第一個嚷着肚餓要回家吃午飯，志成便叫她和他的爸先停了工作在樹蔭下休息一刻，自己把鋤着的田鋤到了堤岸，才和他們一同回家。

好久不雨的河水，是那樣的混濁，然而口渴是不能不喝水，志成們到了家，他的妹妹先喝了一碗帶泥的混水。接着大家都喝了些，才把那像在水裏浸過的汗溼透了的衣服脫下來。

是麥飯，是南瓜，他們吃得很起勁，似乎比有錢人吃山珍海錯還有味。

『旱得太久了，泥土竟和石頭一樣硬！』志成的爸在嘆息。

『爸！你年紀大了，可以休息休息，我和大妹妹負責去鋤那田吧。』志成安慰他的父母。

『天和我們窮人作對，老是不下雨，有什麼辦法呢

『志成的媽說：『不下雨，不能下種，鋤了也是沒用，還是索性不要去鋤了吧……』』

志成的小妹妹聽了她的母親的話，有些笑意。

午飯後，是熱度最高的時候，他們合家沒有到田野去工作，但是那破舊的茅屋，似乎陽光能透進一般，他們在家裏一樣要流汗。

志成拿了他學校圖書館裏借到的幾本書在靜心的閱讀，一手不息地搖着芭蕉扇。

二

農村經濟破產，在農村中，除了大地主以外，自耕農和貧農一樣的受着痛苦，不過貧農的痛苦格外深重一些。

阿土已經三十二歲了，他向來是靠了十五畝租田來養活他的老母和妻女的，但這養活，僅僅地是不致餓死吧了，向來是吃不飽，穿不暖的。阿土除了向田主磕頭須討寬恕以外，還要時常向鄰家去說好話借貸，而今年，這大旱給他的痛苦，他恐怕馬上要活不下去了，因為一般的鄰居親戚，都和他差不多窮，借貸也將絕路了。

『大嬸！請再借一升麥給我們吧！』阿土的妻向志成的母親說。

『不是我們不肯，因為我們不久也將要絕糧了呀！』志成的母親很誠懇的說。

『咳！大嬸！我也知道你們為難，不過。我們已經三天沒有吃了；草，也要枯萎得不能吃，我們將活活的餓死了呀！』阿土的妻掉下淚來了。

『阿土嫂！你們不要過憂，』志成在看書，聽了阿土妻的話，回頭對她說：『十天前我到鎮上去，看見報上說，政府方面已在積極籌集大批現款和糧食來救濟我們受災的貧民，想來不久我們便可得到救濟了……』

『阿成弟。這話很遠呀。我們是不能札了喉嚨等候的呀。』

『是的，不過最近我們大家想法能捱過去，將來雨下了，救款到了，我們能活下去的。』

志成的母親在捨不得而不得不拿出來的尷尬的情緒下，把一升麥交給了阿土的妻；阿土的妻接受了，千恩萬謝的收了淚回家去。

太陽下了山，天氣比較稍涼快些，阿土的妻拿着珍寶似的一升麥回到家裏的時候，他十三歲的女孩也已掘了草根回家等着了，他們是整天沒有吃過東西，便馬上攪了帶泥的水煮起來。

『再不下雨，連水也要沒有喝了。』阿土的妻煮着東西在自憂。

『媽！爸什麼還不回來呢？』阿土的女兒問她的母親。

『是的，不知他到張家去借到了東西沒有？借不到，也該回來了呀。』

麥和草根煮熟了以後，他們在等待阿土的回來：時間沒有停留，月兒已代替了太陽，把大地照得很明亮，阿土的妻知道她的婆母餓得厲害，先去盛了一碗端給她吃，她的女兒也想先吃，被她打了一下，幾乎哭出來，

她又不忍，自己也想哭，但只能把眼淚向肚裏吞，一面便去安慰她的女兒，叫她出門去望她的父親回來。

阿土他到了張家，向他們訴哀，也想借一升麥；但是沒能如願，因為張家的苦況和他們差不多。

他從張家失望出來，但他並不懷怨張家，他知道大家在飢餓線上掙扎的。他一人蹣跚回家，經過李家村的時候，一條黑狗向他狂吠，他忽然心一動，便在路旁檢了一根樹根，等那黑狗跑近他時，他便出其不意的在狗頭上猛力的擊了一了，使那隻狗立刻倒在地上亂滾，一回兒便不動了，他便把預備盛麥用的一個破麻袋把那狗裝在裏面，提了回家。

還沒有到家，阿土便望到她的女兒在喚他，他便三步兩步的趕到家裏。

他們吃着麥和草根煮成的粥，望着那條躺着不動的黑狗，一方面他們覺得活活的打死一條狗來吃是殘忍的，然而一方面爲了肚子的飢餓，覺得生活比什麼都緊要，殘忍是不能顧到的了。

純文藝的月刊 作家

每冊另售三角
預定全卷三元

刊載小說詩歌戲劇雜文小品等國內文壇知名之士經常執筆並刊各國譯文內容充實編排新穎是中國出版界的生力軍是中國新文壇的拓荒者歡迎訂閱南京中山東路三一二號建國書店總經售各埠各大書局均有經售

雜文 高樓雜寫

林涵之著 林先生文筆犀利見識高超本書搜集讀經隨筆高樓雜寫大家談等幾十篇雜文目前的時代與社會是病態的林先生的文章正好比醫生的醫刀針對着這病態

每冊五角

論著 戲劇論叢

徐公美著 徐先生是知名的戲劇著作家他過去的作品早為讀者認識無用介紹現在他把最近發表的關於戲劇方面的論文搜集了起來由本會出版這是出版界的好消息也是戲劇研究者的好消息

中篇創作 牢獄中出入

丁丁著 民國以來中國的政局動盪不定而在這政治的動盪中便有政治獄的出現丁丁先生吃過幾次政治官司用他極生動的文筆把他入獄的經過寫出來可作小說讀可作野史讀是非常有價值的一部作品。

小品 驚蟄集

江上風著 江先生所寫文字文筆流利耐人尋味取材特緻發人深省本集是他年來所寫幾十萬字中自選出來的精華其價值于此可知

殺 嬰

每冊國幣五角

著作人	何	心
發行人	丁	丁
出版者	作家出版社	
總經售	建 國 書 店	

南京中山東路三一二號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初版

作家叢書

#815.14